



# 青采了 与作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3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9月19日

星期一

思 / 想 / 光 / 华

文 / 字 / 魅 / 力

□编辑：  
向明平丽

□许志杰

吾辈对地瓜记忆入脑，源自呱呱坠地及至青春年少、壮骨长肉的生命关键期，这位来自远方的尊贵客人，给予的几乎是无私的强力后援。我敢毫不客气地说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绝大多数人的性命是与地瓜拴在一起的，没有地瓜，我们中的很多生命都会枯萎而难以生根发芽。

本人即是一例，最为难过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不问时辰，贸然出世。母亲说家里东拼西凑备下吃的東西，可数的就是在铁路上工作的父亲有一个家在莱阳的伙计，慷慨捐助的一筐尚未熟透的梨。遗憾的是至今我并不知道父亲这位家在莱阳的伙计姓甚名谁，欠下一个大大的人情。再就是借住在老家院里修建以我们村命名的王松火车站的伙房师傅，偷偷舀给的一瓢白面，据说这位师傅姓王，我就喊他一声王大爷吧，谢谢您。剩下便是充满了期待与希望的即将成熟的秋季庄稼，如玉米、大豆，最重要也最多的是那时候堪称国民食物的地瓜。说起来，亦是天助我也，到了秋天，地瓜比上丰收，玉米和其他小批量种植的经济类作物也好于前两年。即便如此，待到给生产队交完公粮，剩下的按工分分配给各家各户的已没多少。上有老下有小，母亲能吃到嘴里的东西恐怕就没多少了，还要依靠有限的食物转化为营养儿子的奶水，难为俺娘了。有些忘恩负义的是，儿子已经忘记母亲奶水的味道，真的。只听母亲说过一次，生我的那年她不过三十九岁，因饭食太差，常是饿得我“嗷嗷要哺”。影响了后来的身体结构，个子没长起来，还在两三岁时连续因感冒引起抽风，多亏我的(许)成功叔，硬是步行五公里把我扛到坊子的联合医院，转危为安。借此向成功叔鞠躬致谢。

有了地瓜才使包括我在内的千千万万个小生命得以存活下去。我读大学时，班里同学的年龄结构也说明这一点，以1961年分界，之前两年人数极少，此后及至1963年成为生育高峰，班上十几个同学在这年出生，也是1979级入学的最小年龄。令我想不到的是，无论南方的福建、江西、江苏，还是长江、黄河以北的河南、山东、河北，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小时候真的是吃够了地瓜，可是没有地瓜就无以续命，因而必须感谢地瓜。让我长了很多见识的是，地瓜原来不只叫地瓜，南方同学多称红薯，也有叫番薯的，北方同学多数叫地瓜。其实，地瓜还有不少名字，翻开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对此的解释相当笼统，如红薯为“甘薯的通称”。对“甘薯”的解释则是：“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，蔓细长，匍匐地面。块根皮色发红或发白，肉黄色或白色，除供食用外，还可以制淀粉、糖和酒精。”“通称红薯或白薯、地瓜、红苕等。”

从一个读大学历史系学生的角度分析，地瓜名称繁多，形成的原因大概是其历史短暂，缺少传承有序的门第身份，没有得到有效的“恩准”，加上传入各地的手段、方式、时间不一，品种也有差别。目前比较认可的说法是，地瓜传入中国的时间在明朝中叶，是一位下南洋的福建籍人士，归国时偷偷将地瓜蔓子带了进来，开始在福建一带种植并取得成功，慢慢推广到各地去。因为地瓜引进是个人行为，没有官方认可的批文，各地的人们便根据自己对于地瓜形状的认识，随便叫了一个名字。山东人都叫地瓜，纯粹根据形状如瓜，产自地里，因而称之为地瓜，也很形象。还有一种说法是地瓜原产南美，传

## 【城市地理】

□彭文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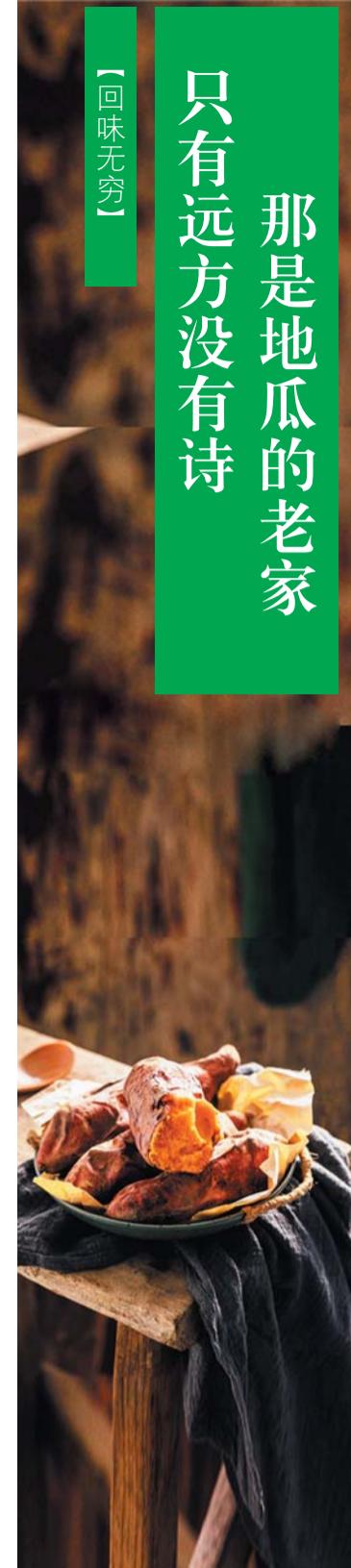
五莲是绿色的瀚海，也是石峰的部落。那种绿，是海风和泥土共同哺育出来的；那些峰，是凝固的阳光、破土的竹笋，是天地丹青大师淋漓绘就的彩卷、精心摆列的画屏。

我没有想到，五莲县的山山水水曾经隶属于一个古老的州府，它叫密州。我更没有想到，从九仙山开始，绿野芳踪、诗词掌故，总是离不开一个人的身影，他叫苏轼。

那是大宋的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，不过三十七岁的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太守，在这片秀丽的山川间呆了两年惬意时光。当时的密州，相当于今日山东的诸城、五莲、安丘、胶南等地。逍遥的日子里，东坡先生没有忘记庙堂之忧：“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，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。为报倾城随太守，亲射虎，看孙郎。”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由于跟王安石政见不一，苏轼被迫外放，流徙辗转于各地，诗词文章和琴棋书画在风雨中长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。

兼具奇、秀、险、怪、幽、旷、奥七大特色的九仙山，自然成为苏轼安放身心的不二选择。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山水是追梦人永远的知音。苏轼乐此不疲地登临九仙山，俯仰天地，驰骋情怀，几近物我两忘。这一日，时任浙江乐清县令的好友周邠寄来一卷《雁荡山图》，苏轼欣赏之后，写下了《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二首》，其中有诗句称：“二华行观雄陕右，九仙今已压京东。”有意思的是，大约还不尽兴，他还写了一行自注：“九仙在东武，奇秀不减雁荡也。”

奇秀的九仙山在午后以满山稠密的阳光和葱茏将我融为山的一部分。我与抱犊峰对视，看到金色、绿色汹涌，如同黄海的波涛托举起万千船只。风景依旧是千年前的模样，东坡先生却不再向我现出真身，他只在历史的罅隙间吟哦：“前瞻马耳九仙山，碧连天。晚云间。城上高台，



【回味无穷】

## 只有远方没有诗 那是地瓜的老家

入南亚大陆，最早于唐朝时期由佛家人从印度将其带入南诏（云南大理一带），由此推而广之。此说虽然提早了地瓜进入华夏平原腹地的时间维度，但缺少实证物件，不被多数人认可。

一把蔓子就能繁育种植地瓜，听起来有些传奇色彩，如果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，大概无法理解那位福建籍人士的作为。这事我知道，地瓜属无根栽培植物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解释为“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”，实际只说对了一半，编辑者缺乏明显的实践经验，从书中来到书中去。以本人浅显经历之所见，地瓜是一年生草本作物，在北方农村其整个繁育种植过程如下。第一步是留取当年上好的地瓜，作为第二年开春培育地瓜苗子的地瓜种。先将地瓜种存放在地窖，春分后分发到各家，在土炕上搭起一个育苗（瓜蔓）地场，借助于农村火炕的热量催生地瓜苗较快成长，这是第二步。接下来便是清明前栽地瓜，注意，这里用了栽地瓜的“栽”，而不是种。栽地瓜要先起地垄，在地垄上间隔十几厘米栽种一棵地瓜苗，浇水。春天干燥，如无雨，过几天便需再浇一到两遍水，直至地瓜蔓子生根发芽，进入正常发育期。成长过程中还要翻地瓜蔓子，不让地瓜蔓子扎根发芽，“强取豪夺”地瓜的营养。土里的地瓜开始慢慢生成、长大，经历一个夏天的发势，临近秋末就是出地瓜的时候。这一茬儿地瓜因为是春种秋收，叫春地瓜，还有小麦收了之后种植的地瓜，被称夏地瓜。栽夏地瓜的时候，只要折一段春地瓜的蔓子，栽到地里就行了。夏天雨水丰沛，无需更多人工管理，散养即是。

春、夏两种地瓜的品质不一样，前者生长期贯穿三个季节，涵养大自然的各种营养成分就多，后者生于夏，收于秋，未及展开就已枯萎。因而，春地瓜多用来晒地瓜干，淀粉含量高，食用时磨成粉蒸窝头以及各种地瓜制品，如粉皮、粉条，以及瓜干酒，都有较高的产量。我老家有名的坊子白干，就是地瓜干制品，至今仍为老一代酒友怀念。夏地瓜一般都存放于地窖，分时煮着吃，水分大，口感清淡，但不撑时候，吃过一会儿就饿了，吃多了会打嗝、烧心。地瓜蔓子晒干，作为牲口的过冬饲料，应是美味。

任何时期，一种新的作物有可能让粮食供应产生革命性变化，与战争一样决定人口的增减。据史料显示，明朝初年人口在六千万左右，虽然历经明末到清初的王朝更替，人口急剧下降，清初只有一千九百万，但因为地瓜等农作物种植面积迅速扩大，随之而来的是人口暴增，到了康熙中期竟达到创纪录的一亿人，一百年后竟高达三亿多人。人口增量首先取决于社会相对稳定，另一个就是有吃的东西了。清王朝前百年，疆域扩大，各种农作物交融移栽，南北通透，麦子、玉米、稻谷，遍地种植成功，进入丰盈的自给自足发展期。跨越时空500年，到了我出生的那个时代，地瓜丰收依旧是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。

只有远方，那是地瓜的老家，没有诗，我们欠地瓜一个崇高礼仪。回望地瓜进入中国的艰难历程，那位福建籍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将其带入国内，如被发现，将会被闭关锁国的明王朝满门抄斩。此人有大义凛然、赴汤蹈火的英雄气概，应该建一座雕像与地瓜一起被永久纪念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心安理得，接着受用地瓜带给华夏民族的生命之味。又近出地瓜、吃地瓜的时节，撰此小文，以谢地瓜不弃之恩。

## 五莲觅东坡

真个是超然。莫使匆匆云雨散，今夜里，月婵娟。”

九仙山的石头，是海的遗腹子，有着海的韧性和绵性，刚柔相济，严宽兼有。这岂不正是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背后东坡先生的真实写照？九仙山成为苏轼念念不忘的地名，他挥毫写着“南望九仙山，北望空飞埃”。他在九仙山白鹤楼写下“留月”二字，被刻于一块卧石之上。在那个皓月当空的中秋夜，先生思念在齐州为官的弟弟苏辙，怀念九泉之下的亡妻，吟咏着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，密州的光阴仿佛九仙山的泉溪，淙淙不绝。只是，又有几人知晓豪迈洒脱的先生，其实也需要时间手掌温情的抚摸？

峰下林木郁绿，不尽山泉照影。我坐在清风树荫里，不觉暑热，倒是有一种超然化外的感觉。我忽然想起，在杭州西面也有一座九仙山，东坡先生曾经在《陌上花三首》中提到，游览此地时，听闻儿歌唱陌上花，从中受到启迪，写出了“陌上花开蝴蝶飞，江山犹是昔人非。遗民几度垂垂老，游女长歌缓缓归”的千古佳句。这齐鲁大地上的九仙山，注定也要因为一个人而走进中国文化的神圣殿堂。看来，文化的力量，是何等绝妙。

漫山行走，漫山寻觅，漫山是先生的精神和魂魄。我干脆哪儿也不去，守在板栗树下的山溪边，静静等待。也许，时间会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制造一个与先生劈面相遇的机会。

载着薄暮，出九仙山，转入五莲山间，这蜿蜒的七彩路上，依然是绿色瀚海和突兀的奇峰主宰着大地。我没有眼福俯瞰其主峰恍若五朵莲花盛开的壮观景象，但飘浮于云雾里的叠嶂群峰，足以令我忘归。

确切地说，在苏轼时代，还没有五莲山一说，明代万历年间，这片十三平方公里的山水才被赐为此名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现在的五莲山，在北宋时期被泛指为“九仙山”。自然，五莲山承继着九仙山的因素，二者如同姊妹花，

向人间捧出珍藏的江山图，美目盼兮，巧笑倩兮。清朝侍读大学士翁正春对五莲山情有独钟，将其与泰山、崂山相提并论，称：“岱以崇隆显，崂以幽邃显，莲以峭削海。”

曲径通幽处，藏着一座古刹，这便是明神宗敕建的护国万寿光明寺，它是山东省唯一的一座皇家寺院。清风徐来，云卷云舒。我伫立于“光明泉”边，但见翡翠吐珠，清冽不减当年。据考证，光明泉开凿于唐朝初年，也就是说，泉水也曾经与东坡先生有过邂逅。山靄仿佛看不见的海水漫延过来，化为我身上的斗篷，是的，我觉得自己忽然间有了一种古风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没有东坡先生的才气豪情，可我也有深情，愿意在五莲山中寂然老去。

穿行于石头和石峰之间的感觉真是奇妙，我甚至觉得，每一块石头、每一座石峰都被点化成人，我们正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东坡先生也双手抱胸，笑吟吟地看着我们，看着这一片河山。天竺峰、望海峰、白鹤峰、五莲峰、大悲峰，诸峰环列，状若一轮满月，而我，正踯躅于月轮中心。不寻嫦娥，不等桂花酒，只觅那个被无数人追捧的东坡先生。

九仙山和五莲山应该记得，苏轼受命赴任密州之初，春旱、蝗灾、兵患袭扰着这个山海之间的边鄙之地，他不愿尸位素餐，慨然为民请愿，向朝廷如实呈报黎民疾苦，带领民众抗旱救灾，节衣缩食扶危济困，收养救助孤儿，兴修水渠，消灭蝗虫，平定匪患，殚精竭虑，夙夜在公，终于带领密州百姓渡过难关，终于赢得一州民心。到一地，必然让绿树婆娑成荫；到一地，必然让文化气象云蒸霞蔚。山，当如五莲县的山这般秀美可爱；人，当活成苏轼那样率性可爱。

暮色乘着云雾的凤辇而来，将偌大的五莲山布置成仙境。隐约有个声音从谷壑间飘起：“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”东坡先生，被五莲大地的群山记住的感觉，真好。